

滄缺反击战中的抗日英雄王子隆

凡居住在滄缺一帶年过花甲的人，谁都不会忘记抗日英雄王子隆的英勇事迹。

一九三七年农历十月初三清晨三时，东方未晓，大雾开始。海涯村盐民于阿狗（该村三队人）一早起来到海滩上去摸网脚（插网捉小鱼）。当他走近已退潮的浅滩时，隐约望见海面黑沉沉的一长排大兵舰，看不到底，兵舰上还在冒黑烟。放下的登陆小汽艇正在向浅滩驶来。他感到苗头不对，原已风闻日本人要打来，莫非真成事实？他瞪眼细看，汽艇上的兵都拿着枪，还传来叽哩咕噜听不懂的讲话声。他吓得马上拔脚就跑，背后枪声大作，子弹都从头上飞过。幸亏那天有雾，否则性命难保，他进一步肯定是日本人无疑了。怎么办？想起昨晚国军调防，在滄缺还留一个排，他决定一面去报告，一面喊醒人们快起来逃难。排长听得喊声与枪声，忙从被窝中跳起来，连军装也来不及穿，紧急集合进入海滩阵地，同时派出通讯兵追报紧急军情。这时从汽艇上下来首批日兵五、六十人，已在海滩上俯伏爬来。敌人有优势兵力，而我方全排只有二十三人，兵力少，装备又不足，怎么打？他把全排的人分成几个小组，分散隐伏，并交代要节省子弹，用手榴弹打。五点钟光景，大雾越来越浓，日寇也发现前面有阻击，不敢突然冲来。当这批敌人爬得很近时，两架飞机在头上低空盘旋，为

登陆日军壮胆开路。排长认为时机已到，立即下令还击。根据对方枪口火星为目标，一阵猛烈的枪声，不少日寇中弹发出了死亡之前的嚎叫。这时日寇炮艇开了火，飞机也滥施轰炸和扫射，我军在殊死战斗中也有重大伤亡。全排只剩下不多几个坚守着阵地待援。

再说，王子隆营随着大部队调防，行军到新寺附近，接到通讯兵的特急战报，怎么办？回去抗击日军，肯定是一场恶战，孤军无援，败多胜少，而且未经师部批准，有违军令。但是，王子隆毕竟是中国人民的好男儿，他考虑到抗日救国是军人的神圣职责，现在日寇入侵，我军怎能退却逃跑？他立即命令各连排长，返回原地抗日。

当全营官兵火速跑步进入朱家村（漾缺东面），动员村民提供菜油；抢时间擦了枪，很快进入前沿阵地。这时第二批敌人又爬上滩来了，他们以为我方枪声稀落，火力不猛，故大着胆子过来。王子隆营长这时已决心以死殉国，于是大声命令反击，一阵手榴弹和三挺机枪猛扫过去，敌人倒了一大批。一会儿，敌人又上来一批猛扑，双方战斗非常激烈。只因大雾弥漫，日寇不知真情，只好借助飞机轮番扫射轰炸和大炮助威。有一颗炮弹落在战壕中，守军十余人不幸牺牲。最后，我军子弹打光了，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战。营长王子隆自进阵地以后，身先士卒，英勇指挥，奋不顾身，左臂中弹，经包扎后继续战斗，直到被敌人炮弹击中腹部，身负重伤，才被送离战场。后因流血过多，担架抬至胡桥已奄奄一息，未到法华桥，在半路上壮烈牺牲。

漾缺一地幸赖王子隆营的阻击一战，暂时避过了敌人的铁蹄蹂躏。

事后当地群众打扫战场时，曾亲眼看到被守军打死的日寇有八十多名。

王子隆牺牲后，重葬于法华桥。解放前，每逢农历十月初三，总有不少人去那里公祭。一九四七年，阮巷、胡桥、法华桥三地合并成乡，命名为“子隆乡”。

据《奉贤县政概况》中关于王子隆有如下记载：王子隆（1902—1937·11·）湖南湘乡人，民国二十六年，随张发奎来驻防拓林、淞缺。十一月四日，敌兵由朱家村登陆，子隆率师督战，奋不顾身，敌乃改向亭林北去。吾奉得暂安全。而营长不幸中弹，伤于要害，不治而死。今地方人士特名其殉难地为子隆乡，以纪念忠烈。

本文根据沙积金永才、海涯村群众及
奉贤胡桥乡志办资料综合整理

枫围乡张家村惨遭日寇血洗

民国二十六年（公元一九三七年）农历十月初七下午三点左右，三个日本鬼子从枫围金西浜（现盛新十一队）对河摆渡过来。他们气势汹汹地上岸后，先来到张家村姜家宅基处（现钱明十一队仓库场地），抓住本村村民张伯庆就要行凶。张伯庆见日本鬼子如此无礼，非常恼火，冲过来拉住其中一个鬼子扭打起来。这时，后面另一个鬼子拔出腰刀，对准张伯庆后头脑就是一刀，张伯庆当场惨死。这是日本鬼子在该村血洗的第一个死者。

这三个日本鬼子被张伯庆激怒后，冲进村里，见人就杀，见姑娘和妇女就拖住强奸。村民姜木火，由于在窗外看到屋里日本鬼子强奸的罪行，被鬼子发觉后，立即把他抓住捆绑，再在下面架起木柴，姜木火就这样被火活烧死在沈松舟宅基场上（现沈家宅基）。

村民张云顺（张文达之祖父）患病在家，鬼子冲进房子，见他躺在床上，二话没说，就是一刀。张云顺当即惨死床上，鲜血流淌满床。

村民张云山之妻（张企忠的祖母）不晓得鬼子进村，因此没有逃。她正在自家旱地上捉菜虫，被对河在沈家宅基够上的鬼子看见，硬叫她过来。张云山之妻没有办法，只好赤脚涉水过河，上岸后脚也来不及洗，鬼子就把她拉到场上，对准她胸口一刀，张云山之妻来不及呼叫就倒在血泊之中。

村上瞎子赵海庆，正在家烧母猪肉，鬼子冲到他屋里，他嘴里还含着一块肉，鬼子见状，操起腰刀就是一刀。瞎子海庆立时毙命。惨死后，这块肉还含在嘴里。鬼子还不罢休，又闯进另一间屋里，看到逃难来的四个镇上人（姓名不详）躲在里面，也把他们一一杀死，顿时屋里鲜血满地。

村民张余奎（张鹤忠之父）躲在家里，鬼子冲进他家后，拿起刀狠命砍下去，此时大路上逃过一个姑娘，鬼子见后，收住刀势，放开余奎，拔腿向姑娘追去。因此刀砍得比较浅，张余奎幸免一死，但头颈被砍伤，成了残废，头一直歪倒着（这就是惨遭杀害的十八个半中的半个）。

该村惨遭鬼子杀害的还有赵志芳、钱在琴、钱火金父子俩、沈松庭、张玉昌、张玉庭、张连福、马伯庄和姜阿五等人。这天下午三点至傍晚，鬼子在张家村共杀害村民十八个半，其中女性一个。这就是周围邻近一带人们众所周知的张家村遭害十八个半。

钱明村老村民：张有明、张企良、
沈春余、张龙基口述

枫围乡志办：张伟峰整理

日 寇 暴 行 录

十月初三，修筑从南桥到平湖公路的外地建路工人十九人，准备逃回家乡安徽巢湖。因路径不熟，在途经秦山附近时，正面路遇日寇；连同在孔家阙被抓的茶馆老板朱阿大，共二十人，全被鬼子截住带到西山的小石桥边（新筑公路转弯处），予以杀害。因天色昏暗，其中一个工人假装倒下，待敌人走后，才在尸堆中爬出。同时发现另一同伴呻吟，查察后才知其后颈受伤，尚可活命，两人才摸到肖家宅基，经肖家留宿救助后又转到河北边的农民卢龙根家养伤，最后才活了下来。

（于畏言）

十月初五，家住张堰西焦家桥南首的裁缝沈菊生、沈桃泉两弟兄，因未外逃，被鬼子拉去摇船运伤兵。船到松隐，从米市渡、亭林等地运来日寇伤兵不少，拉来民伕也不少。第二天晚上，沈菊生连同两个农民被日寇反绑双手，带出屋外遭惨杀，众人见日寇回来，所提利刀上均有血痕。

过了十天左右，敌人又开拔到枫泾。沈桃泉摇了整整一天船。那天晚上，沈趁敌不备，才逃命回家。返家后几次到松隐找兄弟尸首，终徒劳而返。

（于畏言）

自魏于金卫登陆后不久，张堰镇上日本兵没有长驻，只是路过与休息。日本鬼子一到，商店老板伙计走避乡间；日本鬼子一走，就进镇探望，照看一下店中货物，或带一部分货物下乡。这年十一月底的一天，鼎茂米行的河头先生（即看货祥的职员）胡呈祥、职员蔡文云及职工沈金虎三人，从张堰镇西栅口进镇，没有见到日本鬼子，就走到油车桥北槐店前，见店门已被打开。走到门口，听到里面有声响，胡猜测有人在内私拿货物，就大声嚷开了：“啥人在拿米，啥人在拿米！”不料刚走进门口，见里面有两个日本鬼子正在屋里强奸妇女；方知不妙，拔腿就往外跑，还慌喊“东洋人，东洋人”。日本鬼子正在强奸，被胡呈祥一嚷，动了日本鬼子的火，顿时冲了出来，举枪射击。胡年已近五十，跑不快，首先被击中倒在血泊中（离店堂西不到三十公尺处），日本鬼子又走上去踢了一脚，尸首滚入河中；蔡文云是将近三十多岁的小伙子，跑得快一点，已到石匠铺前面，但仍没有逃脱日本鬼子的子弹，饮弹而倒，当场死去；沈金虎是河泾湾附近人，地形熟，已逃进姜宅第三埭房子，最后仍被日本鬼子追杀遇害。三人都遗下妻子儿女，景况十分凄惨。三人被害后，二人尸体当即被人发现，唯独胡呈祥的尸体时隔二十多天才在苏北船停靠的河边找到。

顾宏明、于畏言共同搜集

十月初三日本鬼子从塔港登陆以后，靠近北面的南圩，同遭擄劫。现在的东海村，就分南北两圩。这是潜泾沼海的两个较大村庄。

~7~

南厓那时共住有五十九户，近三百人口，房屋二百四十八间。

十月初五，潜淫南厓惨遭日寇屠杀。该日被杀害男女同胞有十六人（其中年老留家六十岁以上的男老七人，女老三人，初生婴儿一人）。有的被杀在病床上，有的被烧于屋内，有的惨死在防登洞里，也有死于海里的渔船上。有三户绝了后代。房屋被烧一百十九间，其中三十一户烧得荡然无存。

自南厓罹劫以后，增丰的大小村庄，从杨公庙以南烧到山阳的盘厓，到处火光冲天，尸首遍地。

东海村陈永生回忆

乡志办吴引忠整理

日 伪 勾 结 丑 闻

——丁兆庚老师的被捕和释放

一九四〇年，朱泾镇已在日伪统治之下。丁兆庚老师（原金山县中体育老师）激于爱国心，去钱圩国民党地下县政府（县长是徐乐同）任文书，并将家从朱泾转移至新农西新镇岳父家。因家务所累，平时有空也常回家探望。

一九四二年初的一天傍晚，丁老师又回到岳父家。当夜在小茶馆里被一个投敌的惯匪单仙龙所见，单仙龙立即向朱泾敌寇告了密。

不久，朱泾来了一队敌伪保安队，以查夜捉赌为名，在小茶馆中抓去了农民胡顺德、顾鹤龙、丁老师和一个在西新镇上的伪警察四人，连夜带往朱泾。有关家属闻讯后，都非常着急。

当时日寇宣抚班中有一个叫癞痢头胡翻译的，受难家属都向他求情。起初他答应隔几天放出来，但几天后仍不见动静。

丁兆庚老师被解送到小洋房日本警备队里，关了十天后，被日寇整整七天七夜露天捆绑在洋房前面的土山上。时值寒冬季节，接连下了五、六天鹅毛大雪，丁老师全身被雪花掩盖，成了雪人。在严寒和日寇的凌辱下，受尽了苦难。

受害人的家属一再托人，恳求胡翻译营救，他趁此索价每人须交大洋一百元才放。丁老师的岳父有一个好友在朱泾镇东市开设面坊，

人头款熟。在他的奔走借贷下，才凑足了一百元送去，丁老师才总算脱险出来。与丁老师同时被抓的当地两个农民，也由各家属化了一百元的代价，赎买条命。只有这个伪警察，因是客乡人，无人援救，最后被日寇杀死了。

在敌伪时期，日伪相互勾结，狼狈为奸，敲诈勒索，鱼肉百姓，甚至任意残杀，百姓苦不堪言。从丁兆庚老师的被捕、释放，足以为证。象单仙龙这样的敌伪走狗，作恶多端，当地百姓对他都恨之入骨。解放后，在人民群众的揭发下，政府已把他镇压了。至于癞痢头胡翻译，据说早在敌伪时期就被人打死，也是罪有应得。

丁兆庚爱人吴静芳口述

汤 琦整理